

在我籌畫希伯來聖經教室的時候，我想到了厲姐。厲姐是大家都這樣叫她，她的年紀比我小。厲姐是我在浸信會神學院讀書時的室友，在四個人一間的房間裡，她睡在我下面的床位，我們在神學院有不錯的交情，畢業後我出了國，就沒有什麼來往。有一年，我在蘇黎世牧養華人教會的時候，收到一份厲姐寄來的刊物，厲姐居然成立了一個福音機構，專門幫助同性戀者，叫做「走出埃及」。我嚇了一跳，我從來不知道厲姐也曾經是個同性戀者，另一個驚嚇是難道厲姐知道了我也受同性感情困擾嗎？當我與另外一個室友同睡一床，作見不得人的事情，厲姐就在我們旁邊呼呼大睡。當我看了厲姐寄給我的刊物，我心裡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幫助她。回台之後，我與厲姐有過很坦誠地交談，告訴她我自己也是在同性感情掙扎中走過的人。現在，我幫助她的時候到了，我告訴厲姐：「你們要作同性戀的工作不能在永和，你們一定要走出永和，到台北市來，我來租一間大的辦公室，我們來作鄰居，你們幫同性戀者，我開聖經教室。」

2002年五月十七日，厲姐與我和新居的房東簽約，我們租下了羅斯福路三段，靠近師大路的一棟辦公大樓的二樓，前面坪數比較小的當聖經教室，後面坪數比較大的當「走出埃及」的辦公室。房租總共是 63,000 元，我的教室是 33,000 元，後面「走出埃及」是 30,000 元，租約三年，押金三個月，加上一個月的房租，外加支付房屋仲介半個月的租金，我好像吃了熊心豹膽，毫不猶豫。在我內心深處，我王維瑩和我所有的存款都是屬於主耶穌的，過去在瑞士如此，現在還是一樣，我雖然是個在同性感情掙扎的罪人，我還是渴望為主擺上一切，「愛大，赦免也大」，我常感覺自己像《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記那個有罪的女子，她用眼淚濕了主的腳，用頭髮擦乾，用香膏抹主的腳，主耶穌說因為她的愛多，她許多的罪都被赦免了。

五月二十九日厲姐「走出埃及」的團隊搬進了新的辦公室，我則是馬不停蹄地裝設教室所需的一切設備，室內的管線和冷氣、電扇、冰箱、桌椅、沙發、影印機、電腦、書架等等，戶外和門口三處的廣告燈。冰箱和桌椅是從廈門街的舊貨市場買來的，沙發是別人送我的老式木製桌椅，中間的坐處是大理石板，我很喜歡，作古董買賣的房東叮囑我：「這套沙發以後是很好的古董。」七月八日來了一輛超大的升降機，把戶外招牌裝上去，當我看見「希伯來聖經教室」的招牌掛起來，內心好高興，另一個招牌是在更高的地方，我決心為主作廣告，招牌上寫著「耶和華的話能甦醒人心」，這個招牌每天亮燈到深夜，房東後來告訴我，深夜裡，整條羅斯福路的招牌都暗了，只有這個招牌亮亮的在那裡。有一個就讀小學的小宇被這個招牌感動，往後三年奉獻錢支持這個招牌的電費，小宇也是我這個教室年紀最小的學生，他從小學六年級一直讀到了國三下學期。

「教材」是另一個工程，自從但尼介紹我那本希伯來文教材到我離開道生神學院，這些年間我沒有時間翻譯和改寫，2002年八月一日我開始翻譯和改寫教材，我與美國的出版商聯絡多次，與他們商洽允許我使用這本教材，他們根本不理我，我還是開始作這個工作，並寫信告訴他們我的工作進度。整個教材是以英文語法學希伯來文，我改成以中文

學習，學生無需透過英文學習希伯來文，有些希伯來文的語法反而和英文差距很大，用中文還比較容易懂，譬如沒有動詞的「名詞句子」，英文根本沒有不用動詞的句子，但是中文卻有許多這樣的句子如「你很漂亮。」「我們在學校。」我還把作業改成著重「翻譯」的類型，原作者是以現代希伯來文「聽說讀寫」為學習目標，但是在這裡學的人目的是會讀聖經、會解析語法和翻譯聖經，既不需要會「說」，也不需要會「寫」。改寫教材還有另一個困難就是電腦字型，開始改寫的時候我只有一種希伯來文字型，是一位朋友送的希伯來文教學軟體附贈的，這個字型與我的電腦不太相容，有些字打在電腦螢幕上母音是正對著字母，等到列印出來發現沒有對齊，我必須費好大的精力重新找出正確的母音打，還有些字的母音在挪動位置時，就消失不見了，東一點，西一點，希伯來文有極為複雜的母音記號，這下真是要命的辛苦，尤其對我早已受損容易疲勞的雙眼，我只能禱告，求主憐憫了。

到九月開學，我才完成了不到一半的課程，後面的部份就邊教邊作了。改編教材的工作到 2003 年二月才完成課文的部份，2003 年暑假我花了整個月打完附錄的表格，雙眼近視度數各增加了一百度。在教學過程中，經由教學的實際體會和學生的建議，我不斷邊教邊改，錯字也不斷地被修正。早期上課的同學必須忍耐講義上沒完沒了的錯誤，他們都非常包容。有一位非常認真的韓國牧師來學習，他建議我在每一個段落前加上一個數目的標記，如 2.1 項目下就是 2.1.1 和 2.1.2 等，把整個課程標示出來，我當時第一個念頭就想：「怎麼可能這樣改，豈不是又全本重改！」但是他說得好，我還是按照他的建議，全書更改。我已經數不清這本教材改過多少次，一點一滴，字字句句，是我對希伯來文的愛，也是我對神的感謝。我是一個高中都沒有畢業的人，神卻願意把這個神聖的語言交付在我的手中，讓我傳承和教導。

我的聖經教室呢？沒有人開過這種教室，也無法預估會有多少人想要學習這種語言，我曾經在自己後來加入的榮美基督教會開希伯來文課程，有六個人參加，大約是教會人數的十分之一，於是我樂觀地想，只要全台北的基督徒有百分之一願意學希伯來文，我的學生就收不完了。興奮地預備好所有的設備，寄發上千封推廣信，還在基督教報紙登了廣告，等待著學生報名上課。八月份我就發現整件事情不是那樣容易，報名的人數遠遠不如我所預期，不是幾十個人，只有十幾個人。九月二日希伯來聖經教室開學，文法初學班的兩個班級，一班十一人，一班六人，就算加上另外文法自學班、讀經班和中文查經班，所收的學費大約僅能支付教室這邊三個月的房租和管理費，還有「走出埃及」那邊，我還有北投的房租，生活費完全沒有著落。無可奈何，帶著「未來會更好」的盼望，我還是努力地教學和備課。這時，浸信會又來請我去兼課，教舊約聖經概論和希伯來文讀經，多少能夠有點收入，還有少數教會邀請我星期日去講道，我也有些車馬費的收入。

第二個學期招生的情況比第一個學期好，兩個文法班共有十九個學生，加上有十三個人繼續上下半段的課程，但是自學班全軍覆沒，我發現這樣陌生且非生活必要的語言，就算教材寫得再容易理解，人還是沒有動力單獨學習。每天早上八點，我從北投騎摩托車到羅斯福路上班，晚上九點半下了課，整理完再騎著車回北投，看似很漫長的路程，我

卻感覺可以讓整個人放鬆和讓眼睛看遠一點，回到家都十一點了。有一次，里長發的東西我沒有拿到，到區公所領取，里長還說：「妳根本沒有住在那裡！」啊，這些里長怎麼能明白小老百姓工作的辛苦。

早出晚歸的作，星期天也常去講道，星期六成了唯一能放鬆的日子，就與那位擅長登山同事去爬山，山林免費讓我們走進它的綠色天地，是比較廉價的活動，這幾年我與她走遍了許多北台灣的山林，2003年八月十日我完成大霸尖山的攀登，那次的行動在最開始的四小時陡坡上行，我大量流汗造成小腿抽筋，需要鹽分補充，攜帶話梅的她早已先行，我在不斷抽筋下只好讓登山隊壓隊的人替我背背包到九九山莊，以免天暗了還在深山裡。從此以後，怕成為別人的拖累，我沒有再登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2003年七月從前道生的資訊同工歐傳道問我是否要一個網站，他有多一個網站的虛擬主機可以免費給我使用。我對電腦的概念非常貧乏，自從2000年買了一台手提電腦後，歐傳道為我們這些電腦能力不足的教師和員工開設一個電腦班，此外，碰一個問題教一個問題，他教我學會了打講義、上網和傳送電子郵件等基本能力。歐傳道建議我設一個網站，他說他會幫助我，好吧！教室有個林姓學生是個電腦工程師，也來幫我。上帝恩典，居然hebrew這個網站名稱沒有被人登記，我的個人網站www.hebrew.idv.tw就這樣開始了。兩年後歐傳道返回香港工作，我獨立向戰國策公司租用虛擬主機，雖然有些其他的門路可以用免費的方式，我心想這個網站是要榮耀神的，不能開放讓別人任意放廣告上去，現在看見色情廣告的氾濫，感謝神，那時作了正確的決定。多了一個網站似乎沒有特別的好處，我還是必須每年寒暑假發出數百封推廣信件，雖然效果不佳，但不發又不行，後來發現愈來愈多的人上網找到這個教室，推廣信不必發了。現在，我利用網站傳遞教室的課程、教材、財務等資訊外，我寫的講義和自傳見證，以及代禱事項都能放在網站上，多年失去聯絡的朋友居然也由網站找到我。

2003年，我經由朋友介紹認識了從事生態關懷工作的陳老師，我們作的事情差異很大，但我們同樣屬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那種人，在世人眼前幹著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我很喜歡陳老師的生活理念，兩個人的工作場合也不遠，我加入了她的「生態關懷者協會」，她來我的聖經教室學希伯來文。後來雖然因為眼疾她停下了學習，我們還是很談得來的朋友。陳老師初次與我談起我的聖經教室，對我說：「你要有心理預備，以後不會更好！」我心裡真是不喜歡這樣的話，但是我靜下心想，我必須承認這是事實，我不能在幻想未來會更好的夢境裡度日，2003年九月開始的第二年，聖經教室的上課人數比第一年少，「走出埃及」比過去情況好轉，他們說要自己支付房租，但是我這裡，每個月數萬元的虧損，一筆筆的定期存款解約，一萬一萬的花掉。

在經濟巨額的壓力下，信仰不斷地逼迫我面對自己得罪神的地方，上帝要我耗盡所有的一切，逼我到身無分文，我就自殺了結嗎？如果我敢自殺了結，我應該現在就與主同死，放棄不討神喜悅的行為。2004年的春節過後，過去在道生同事羅老師的妻子約我去台北書展看看，我看到一本書的名稱非常勁爆（可惜我現在想不起書名了），我對她說：「怎

麼有人把書取為這個名字。」不料，從事心理輔導的她說：「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教導夫妻的感情生活。」於是，我買了這本書，兩位作者誠懇地談論他們在婚姻生活中被女性影響的情況，以及男女在「性」這件事的情緒和反應。原本就極為渴望脫離感情困擾的我，看完了這本書拿去教會小組給人傳閱，我決心不再與那位同事有身體的觸摸。在羅斯福路的後期，雖然教室還是虧損，我告訴那位同事說：「過去虧損，心裡沒有平安，現在雖然還是虧損，我心裡有平安。」《以賽亞書》三十二章十七節說：「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

2004年初，我的教材送到了影印店裝訂成書，這樣我不用每次上課影印講義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在美國的出版社，還寄了一套書給他們看，他們終於回覆一封電子郵件，說他們出版這本書花費了二十萬美金，要求我支付版權費用，但是並未說明要我付多少錢。我回信告知我多年翻譯編寫修訂，開這個教室試用教材，在台灣不但學費低廉，書既賣不了多少錢，也賣不了多少本，我也花了很多錢，而且未來不可能回收，我還是願意付費，請問他們要收我多少錢。他們收到信，又不理我了。這件事直到2006年他們主動聯絡，要我把中文版免費給予他們使用，我提出交換互惠的要求，仍被拒絕。他們要我中文版免費給他們，我出售我的中文版每本書要付給他們五塊兩毛五美金，在與國家圖書館熟悉智慧財產法的專家研議後，我決定不再理他們。這本書僅在教室暫時使用，我下定決心，有生之年，上帝幫助我，一定要自己寫一本更好的教材。

這個裝訂成書的教材是上下兩冊，命名為《聖經希伯來文三十課》。2007年一月我又改版一次，上下兩冊合併為一，教學方式也改成每星期上課一次，一來是多數的學生白天都在工作，沒有時間每星期來上課兩次，二來是我因著政大研究所的課業沒有時間教課那麼多時數。2009年我由政大宗教研究所畢業，九月八日我鼓起勇氣，提筆開始寫自己的新教材《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寫作過程被意外地開始在輔仁大學讀博士班打斷，直到2011年一月二十九日完成了上下兩冊的新教材。時代改變，教材、作業解答和附錄都在網站上公佈，獻給所有願意學習希伯來文的華人，感謝神對我的栽培。這些年不斷有人要我加入他們在世界各地的臉書，也有人告訴我他們在海外使用我的教材教學，感謝神，許多人從網站認識我，許多人使用了我的希伯來文教材和解經資料。

2004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發現北投住所的物品被竊，失去一個瑞士名牌的鐘錶小飛機裝飾，是離開瑞士時會友阿倫送我的，還少了登山用的頭燈，是厲姐送的。自從隔壁的老先生搬走後來了一個常喝醉酒吵鬧的鄰居，不久這個鄰居被房東趕走，又來一個奇怪的新鄰居，這位怪鄰居搬來後立即把前後門窗都用木板封死，讓人看不見屋裡，還在前後門裝設監視器，監視我們這幾個鄰居。他從事送瓦斯的工作，每天卻深更半夜兩三點鐘才回來，他進入這個宅院沒很久，住在大宅院門口兩層樓房樓下的獨居老李就莫名其妙地死在房裡。老李是個退休多年的國文老師，孤身來台，無親無故，葬禮也沒有辦，由榮民處了結了後事，老李一向晚睡，是夜歸的怪鄰居不喜歡的，怪鄰居向房東要求另外向後面的巷子打個新門，讓他單獨使用，被房東拒絕。老李的屍體五月十五日星期六被發現後，我告訴怪鄰居，他沒有任何驚訝和哀傷，一派輕鬆地說：「我早就知道他掛了。」

附近的人都說是因為陳水扁當選總統，老李是被氣死的，其實老李一向身體很好，沒聽過他有什麼毛病，我對老李的死有許多疑惑。許久之後，我與另一位鄰居談到我對老李之死的疑惑，鄰居告訴我，老李死亡後和屍體被發現中的幾天，有人在老李的屋裡講話。老李學習各國語言，常喜歡和我說幾句德文，他的收音機經常開著，幾日未收的報紙被人堆在門口茂密的花叢下，我進出也沒有發現，大宅院旁的空地總是被人丟滿了垃圾，常有臭味，以致老李的屍體發臭也沒有被察覺，沒有早些發現老李出狀況，使我頗為自責。

這個怪鄰居與我共用浴室和廁所，通往後面廁所的路只有我們兩個人使用，而我的後窗只要打開，就能伸手進來打開後門，加上怪鄰居的種種行徑，因此我認定他就是偷我東西的人。我到管區派出所，告訴管區這件竊案，請他們注意這個人，因為丟的東西很少，我沒有正式報案，不料管區警員極力勸我：「趕快搬家」，以免下次他侵入的時候我在家。我愈想愈有道理，如果他發現我告訴了警察，下一個可能是我遭殃，我立即聯絡木工為我在聖經教室隔出一個小房間，八月我就搬到了羅斯福路。北投的鄰居告訴我，自從我搬走之後，怪鄰居每天晚上都戴著一個亮亮的頭燈回來！頭燈，當個小偷，還真好用，從此之後，我不讓任何送瓦斯的人把瓦斯桶搬進門。後來，怪鄰居拖欠房租，被房東趕走了。想到從前，我就為老李禱告，希望上帝為他申冤，我也為怪鄰居禱告，希望他能認識真神，改邪歸正。

聖經教室天天都在虧損，我對上帝說：「沒有金錢的祝福，其他的祝福我都要。」除了感情的困擾需要克服外，我一向脾氣不好，我與哥哥的關係表面還好，但內心我一直不喜歡他，因為他得到母親格外的溺愛。我也因為沒有博士學位而自卑，在努力求知和教學的背後我很驕傲，覺得那些博士也沒有什麼學問。我為這個教室寫信給幾位有名望的牧師，沒有人理我，寫給傳播媒體的信件，只有長老會的機構訪問了我，似乎還是因為哥哥常給他們寫稿的緣故。某基督教報紙對於廣告是不同收費，有名望的人去講講，費用就減少，我這個小人物就照價全收，刊登了毫無果效。此報有個記者在我這裡上課，其他同學對他說：「你給王老師登個新聞吧！」他回答：「這個新聞沒有人要看！」後來，聯合報訪問了我，刊登在 2005 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全國教育版，這家報社居然把聯合報的新聞拿去登，也沒告訴我。啊，不管別人如何，我的心啊，我的靈命要提昇，我需要對家人真誠的關愛，體恤母親疼愛哥哥是人之常情，了解哥哥的感覺，我也要體恤教會牧師和福音媒體的繁忙，我不要驕傲和自卑，我願意看自己沒有什麼，在經濟方面我不要作金錢的奴隸，主，幫助我。

2004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的早上，我拿信到樓下投郵，看見大樓管理員站在那裡望著馬路，川流不息的羅斯福路中間分隔島旁有一隻鴿子在那裡來回走動，我對年老的王先生說：「你別去，我去救牠！」我把這隻鴿子帶回教室，牠右邊的翅膀垂落，看來是被車子撞到了。星期三，我把鴿子帶到賽鴿醫院去，醫生看了牠，對我說：「牠翅膀的骨頭斷了，不會再飛，你要不要養牠，你要養牠，我才醫，不然就不用醫了。」在那一刻，我被迫要立即作決定，天啊，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養鳥。「好，我養牠。」我不能丟

下牠不管，鴿子就這樣進入了我的生活，我沒有想到這隻鳥此後改變了我整個生活。「鴿子」的希伯來文叫「約拿」(Jona)，也是個先知的名字，不好拿先知的名字叫動物，我對牠說：「我叫你『鳥』好了」。「鳥」(Of)是陽性集合名詞，醫生說牠是母鳥，我把這次加上陰性字尾，於是音譯的「歐法」(Ofa，母鳥)就成了牠的名字。

歐法來到人類的生活圈，極為害怕，經常整日動也不動地站著，有的學生稱牠是個雕像。我可憐牠已經失去了天空，不忍心把牠關在籠子裡，就放任牠自由在教室走動，牠漸漸膽子大了，身體也好些了，會從地上飛上小椅子，過一陣子，會飛上小桌子，後來會飛上大桌子。歐法的斷翅沒有如醫生說的斷落下來，但還是垂著像一個配劍的勇士，我稱牠是「獨臂鴿王」，牠長的魁武美麗，頸部的毛色有紫有綠，散發著特殊的光芒。牠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常帶牠去大安森林公園和師大路夜市場，牠喜歡看各式各樣的熱鬧，別人也喜歡看牠。飼養歐法，我想像著有一天讓歐法站在我的肩頭騎摩托車兜風，然而歐法始終很怕我，看見我就躲，我難過地對牠說：「你是寵物，不是俘虜啊！」我愛歐法，但是卻無法讓牠明白，從歐法身上，我體會到神很愛我，也無法讓我明白。

救回歐法後的一個月，十一月二十九日「走出埃及」搬走了，他們的事工愈來愈多，需要更大的場地，正好有個好機會，就搬到了延吉街大一倍的辦公室。自從十月中知道他們要搬走我就驚慌起來，他們愈做愈大，我呢？租約還有半年到期，到時候這個教室要搬去那裡？我在師大路看看其他出租的房屋，又貴又差，愈看心裡愈焦慮。我不能這樣焦慮下去，但是閒下來腦子就會想，想了就煩，要讓自己的思想從這個焦慮轉移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報考政大宗教研究所，開始預備考試。曾經有位宗教研究所的學生在我這裡學了一段時候，她熱心地建議我報考宗教研究所，她說：「這個學校很好考，從我第二屆以後，報考的人數就逐年下降，因為考上了很難讀，畢了業沒有工作可作。你沒有博士學位，『政大』也算是好學校，你也不需要畢業靠這個學歷找工作。」我自認沒有大學畢業，年齡也不年輕了，沒把她說的當回事，直到十月中和同事登山，從政大下來，就在校園走走，我當個笑話說起這件事情，沒有料到，同事極力贊成，要我立刻去問報考資格。我隔天打了電話，發現只要銘傳商專三年制畢業兩年以上，就可以用同等學歷報考，然而，我真的要去考嗎？現實的焦慮使我決定開始預備考試，就算考不上，英文國文必有進步，也是好啊！

宗教研究所碩士班要考國文、專業英文，另外自己從文學概論、史學概論、哲學概論、社會學概論和人類學概論五個科目中選一個考。這五個科目我一個都不懂，拿著學校介紹的參考書目走向書局的路上，我禱告上帝：「請帶領我，我買到那一本書，我就考那一科。」結果，我買到一本沃夫(Robert Paul Wolff)寫的《哲學概論》，接著的日子果真不再焦慮，哲學就看這本厚厚的書，專業英文呢？有空就翻英文字典，把有關宗教的用詞背一背，這期間以前道生的同事老陳從美國回台，教我如何以不太好的英文，技巧地把考卷答案寫得很好。國文嗎？我逐頁從四大冊《辭源》中，把成語抄寫下來，國學常識我早忘光了，範圍也太多，全部放棄。2005年一月我投稿聯合報，來了一位記者訪問我，二月又有民視電視台的記者訪問我，媒體的報導並沒有改善招生情況，我很清楚

這個聖經教室並非是傳播不夠，而是台灣本身對這個需求很小。還好，我忙著預備考試，也沒時間想太多。

三月二十日星期天我在政大參加研究所入學考試，考場位於河邊的大仁樓。國文考試，太棒了，國學常識一題都沒有出，第一大題就出了一大堆成語，按注音寫出國字。專業英文，我感覺也沒有那麼難，照好友老陳教我的秘訣翻譯，英翻中不要一個字一個字翻，把整段看完了，看不懂的字就用猜的，用最流暢的句子寫出來，中翻英呢，寧願用很簡單的英文寫，絕對不要留空。中午休息時間，我坐在溪水旁的樹底下吃午餐，想到十八歲那年，我報考大學聯考的第一志願是「政大新聞系」，我現在四十七歲，三十年過去了，我依稀感覺自己一定會考上，上帝要把三十年前的第一志願給我。

聖經教室的租約將在五月底到期，兩個月是一般認為該找房子的時間，為了將來的地點，我徵詢學生們的意見，他們希望未來的教室位於台北市，有捷運可搭，但不要在南港和北投。研究所入學筆試一考完，我就去找為無殼蝸牛服務的崔媽媽協會，我看的第一處房子是在和平西路一棟四樓的公寓，房子只有二十五坪，價格一萬五。我向神禱告，我希望不要花太多的時間找房子，三月二十四日我去第二處看房子，房子位於廈門街的大巷子裡一棟老舊四層公寓的三樓，一進門，看見明亮的大客廳，我感覺「就是這裡了。」客廳旁，有間房間可當辦公室，走道旁有一套半的衛浴，學生們不用等廁所了，另外兩間房間在後方，作為私人使用，正好與前面的教室和辦公室有些區隔，每個房間都有陽台。當天，我便簽了約，付了押金和房租，每個月一萬九千元。這個地方走路十分鐘就是古亭捷運站，有兩線的捷運，三個站就到台北火車站。第二十次搬家，上帝還是為我預備最合適的。

2005年四月我就開始搬家了，先搬個人物品和歐法，教室在學期結束後再搬。歐法有了新家，在辦公室的陽台我為歐法安置了最好的地方居住，有陽光照進來，有木頭，有石頭，有沙子玩，有一棵青綠植物，歐法似乎也高興，一來這裡就躲好，表示不要再回去以前那裡了。這裡真的很好，白天晚上都是安安靜靜，每層樓有五戶人家，鄰居非常和睦有禮。四月底天主教真理電台訪問我，我到他們位於新店的辦事處錄音，與謝姓的記者談得非常愉快，這段談話錄音在網站上陸續有許多人聽見，直到今天，我聽見訪問我的謝姓記者在中廣電台報導國外新聞時都感覺非常親切。在我的直覺，歐法帶給我幸運，我養牠養對了。

政大四月十五日放榜，我通過了筆試。四月三十日口試，站在口試考場的門外看考試順序單，一位同學的母親問我：「妳的小孩要考？」我說：「是我要考。」口試一開始，有個教授認定我在浸信會神學院教書是為了學位來報考，居然說：「早知道需要這個學位，你在國外為什麼不用功一點？」我回答他：「我想沒有人來這裡讀書不是為了學位，但是我就算在貴校畢業還是不能在浸信會神學院擔任專任教師，浸信會神學院專任教師的資格是要有國外的碩士學位，台灣的碩士學位是沒有用的！」這個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實在是糟透了，然而後來他卻成為我學習過程的重要幫助，從他我學習到很重要的理念

看待基督教和認真嚴謹的學習態度。這個教授問了二十分鐘後，另外兩位教授各問了一個問題，時間就到了。五月十一日放榜，我考上了，真是高興。母親和哥哥對於我被錄取欣喜異常，母親說要替我出學費，哥哥要每個月補助我五千元生活費。我高中沒有能力畢業，銘傳商專不是「大學」，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也不是政府承認的學歷，國外讀了三年巴塞爾福音神學院只是選修生，六年教會與猶太教基金會的希伯來課程也非正式，好不容易，我終於在一個「國立大學」可以讀研究所了，說真的，我高興的是又可以讀書了，我喜歡讀書，但不會讀書，注定了走辛苦的路。

羅斯福路的租約到期，五月二十七日聖經教室的學期結束，隔天我立即開始搬家，木工打掉隔間，冷氣師傅把冷氣搬到廈門街安裝，三十日清晨搬家公司來，只剩下自己車子裝不進去的大件書架和桌椅，三十日清掃完畢交還房屋，揮別羅斯福路的教室我望著戶外的廣告招牌「希伯來聖經教室」，還有那三棵木棉花樹，心裡真是依依不捨。這個地方在一年之後才以二萬餘元的較低價格租給了後面的公司，因為他們不需要廣告招牌，因此我那塊聖經教室的招牌在那裡又掛了一兩年，倒是「耶和華的話能甦醒人心」的那塊在幾年後被別人租去了。後來，聖經教室的招牌成了跆拳道，上面的招牌是肚皮舞，令人神傷無奈。

2005年九月政大開學，考上的喜悅被開學帶回來的一大堆英文必讀資料嚇跑了。我看著這一堆高高的「早期基督教文獻」影印教材，心想我真是自討苦吃，英文那麼爛，還讀什麼研究所，這下子完蛋了，看怎麼辦？苦惱了半天，只好禱告吧！上帝既然讓我考上了，自然會幫助我讀完，我只要盡力而為，像一首詩歌唱的：「一切全獻上，一切全獻上，我將所有全歸耶穌，一切全獻上。」在政大幾年的學習，我就是這樣想，盡力就好，沒有一天熬夜，也沒有少交一個報告，我幾乎沒有一次能把老師規定的教材讀完，但是我也不覺得慚愧，老師問：「這星期要看的有沒有看？」我的回答總是：「看了，但是沒有看完。」有的報告真不知怎樣寫，就把能看懂的寫出來，有的東西實在看不懂，就告訴自己：「忍著點，這輩子只有讀這一次！」沒辦法，我已經盡力了。

我在政大的這個班級有各種信仰的同學，當伊斯蘭、佛教、道教、民間信仰、基督教各個信仰的追隨者共聚一堂，什麼話題都變得非常有趣。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學到許多過去沒有想到的東西，也認識到其他信仰也是很深奧的，不是基督徒常用的「拜偶像」三個字就能輕看帶過的，從其他的信仰回頭比較基督教信仰，更加感覺信靠主耶穌的人真是有福。這裡的老師們很好，沒有大教授的驕傲和派頭，和學生們很和氣地互相探討。我們的助教也很好，對我這個東問西問的老學生，總是格外幫助，尤其是她終年都是和顏悅色地對待人，更是令人敬佩。除了宗教所，我在行政處、計算機中心、圖書館、游泳池各處沒有遇見一個不友善的人，我起初想可能是我的模樣很老，像老師，所以大家對我很友善，後來問其他同學，才証實這裡的人就是這樣友善。我想起在我家附近那個神學院圖書館，總有個說話很不客氣的人。某個福音機構，一進門，小姐就以不太友善的聲調問：「你來做什麼？」某些牧師和神學院的教師有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模樣，為什麼這些講「上帝是愛」的人，表現出來的態度比不上一個大學裡面的人？友善地對人

說話豈不是作人基本的禮貌嗎？這些體會也讓我反省自己，我也有時候驕傲地瞧人不起，我算什麼？

自從 2004 年一月決定不再與那位同事有身體接觸後，我們的確很努力地面對這個難處，然而情慾的克服真是非常難，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斷絕這樣的事情，雖然次數極少，一年還有那麼三、五次克制不住，事後我總是懊悔不已。2006 年，我非常節制自己，整個半年都沒有再犯，直到七月發生了一個車禍。那時我與那位同事一起到宜蘭去旅行和爬山，在宜蘭住了兩夜，睡在一起，我都沒有觸碰她，歸程中，我們計劃再爬一座位於北宜公路的小山。當我在路旁停好車子正在車內上鎖時，前方山路衝下來一隊自行車騎士，每個人都在我前面的山路轉彎，從我旁邊過去，最後一個人似乎為了趕上別人衝得特別快，他沒法在前面的山路轉過來，直直對著我的車子衝撞過來，我人在車裡，看著他飛撞過來，摔倒在路。我立即告訴後面開來車子上面的人說：「他傷的很嚴重，你們要立刻把他送去醫院。」我看到自己的車子後試鏡被撞掉了，車身也凹了一塊，我問他們：「他把我的車子撞壞了，你們是那一個單位？」不料對方對我破口大罵：「人都受傷了，你還說什麼？你為什麼要停在這裡，你逆向停車。」我聽了也發火：「我並沒有要你們賠償，你兇什麼？我只是問你們是什麼單位，你為什麼不敢講？」可惡，我如果不是停在這裡正好擋住了山溝，他就衝下山溝去了，我如果不是逆向停車，我的車子是掀背五門車，他沒有車頭的斜面緩衝，會傷得更厲害。

那天，山也甬爬了，回台北修車。我心裡對上帝很生氣，「我這樣努力地克制自己，討你喜悅，你為什麼讓我遇見這麼倒楣的事情？與其如此，我何必苦苦地節制。」那天晚上，我又觸碰了那位同事的身體。我已經快要成功了，又全毀了。這件事情讓我對自己非常失望，也感覺魔鬼很可怕，那惡者藉著這件不順心的事，讓我拒絕順服上帝。順服上帝的命令難道只是因為害怕上帝的懲罰，上帝要我離棄同性的不正常關係豈不是為我好嗎？神愛我，祂從我身陷罪惡中拯救了我這麼多年，神正在一步一步帶領我走向更美好的未來。既然跌倒了，就爬起來，繼續作戰，我逐漸發現身體的接觸不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必須克服的是「心念」，心念沒有在「正」的位置，苦苦克制身體是於事無補的。曾經聽厲姐說「抱抱沒有關係」，朋友能用「抱抱」表達關愛，現在我認為抱抱有沒有關係不在於抱抱的動作，而在於抱者的心念。主耶穌最明白心念的重要，祂把許多律法的動作都推到心念正確的層次。

2006 年暑假浸信會神學院好像也因為教育部立案的要求，九月起不再讓我在學校本部延伸部兼課，希望我去新莊教延伸部，知道在那裡教的學生是原住民，我婉謝了，我喜歡原住民，但是想到他們的學習態度，寧願敬而遠之。這個時候，政大的同學約我一起擔任黃老師的助理，辦理一個全國各宗教研究系所的調查，又有一個旅行社邀請我去那裡擔任「品格教育」的講員，神奇地顧念我經濟的需要，總是給我夠用的生活費。自從教室搬到了廈門街，房租 19,000 元和清潔費每月 400 元，一下子就在羅斯福路房租 33,000 元，管理費 2,600 元，每月省下了 16,200 元，現在居所和教室在一起，也省下了許多雙重的開銷和交通費用，2006 年年底結算，教室的收支首次由紅字變成了藍字，雖

然我仍然生活不寬裕，但是總比不斷虧老本好多了。

自從開始在政大念研究所，為了讀書和寫報告，朋友來往更加稀少，歐法常常站在我電腦旁邊的印表機上，看著我工作，有時我超時工作，歐法就開始叫，抗議我還不關燈，牠要睡覺了。歐法陪伴我度過許多孤獨的日子，我感覺歐法也好孤單，我應該為牠找個朋友作伴。2006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從板橋的鴿子店舖替歐法買了一個朋友，年輕有活力的幼鳥，取名「拿歐米」，也是個希伯來名字，意思是「愉悅」，希望拿歐米帶給歐法愉快的生活。歐法看見拿歐米，高興地不得了，可惜拿歐米似乎沒有一天喜歡和歐法在一起。2007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在公園又撿到一隻受傷的鴿子，身上有一大片青腫，醫生無法判斷牠還會不會飛，這隻被取名「索菲亞」（希臘文智慧之意）的鴿子進門當天就受到拿歐米的攻擊，我立即放飛了拿歐米，牠是健康的，也不必再養牠了。歐法也很喜歡索菲亞，但是牠們可能性別相同，索菲亞反應冷淡，至少牠們有個伴，半年之後，我感覺索菲亞經常對著窗外，好像渴望飛翔，九月二十五日中秋節那天，我把牠們帶到河邊公園，放索菲亞出來，牠起初不飛，我對牠說：「索菲亞，如果你會飛，你就回家吧！」牠好像明白了，振翅飛起，飛得好高，在我和歐法頭上盤旋了一圈，像南方疾飛而去，看著牠飛去，我感受到索菲亞的喜悅。歐法在籠子裡看著同伴遠去，我安慰牠：「歐法，索菲亞會飛了，我們要讓牠回家，不能自私地關住牠。」歐法和我回來，繼續過孤單的生活，我還是想替牠找個同伴。

十月，我向台北鳥會登記我可以飼養受傷的鴿子，等待的過程我期待上帝送歐法一個聖誕禮物，真奇妙，就在聖誕節那天晚上，鳥會通知我，要不要收養一隻瞎了一隻眼又斷了一根翅膀的鴿子，我高興極了，立刻就去領，「約拿」（希伯來文鴿子）那天開始來到了歐法身旁。歐法和約拿情投意合，2008年一月十日我發現牠們生了一個蛋，三天後又有第二個蛋，小以（以掃）和小雅（雅各）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和中午相繼破殼而出。歐法的家變成了四口鴿的家庭，真是熱鬧。天天看著小鴿子非常快速地長大，是一個嶄新的經驗，一個月後小鴿子就開始學習飛翔，但是歐法和約拿都不會飛，怎麼辦呢？歐法不斷地煽翅，好像在作示範，我打開了一扇窗，歐法出外看看，還好，牠沒有想走，小鴿子自己練習飛翔，真好，牠們會飛了，進進出出，還是住在一起。三月，又有兩個蛋，我開始有點擔心，這樣子一直生產，我的家不成了鴿子窩？小鴿子三月十四和十五日雙雙破殼，哇，我有六隻鴿子了。

為了讓小以和小雅能適應外面的生活，我有好些日子關起了窗戶，不讓牠們進來，但是我每天還是在窗外放置飼料給牠們吃，三月十八日清晨我打開窗戶放飼料後，沒有立刻關起來，歐法跑了出去，我以為牠像從前那樣只是出去看看，我就出門散步了。一小時之後，我回到家，找不到歐法，我叫遍找遍整個房子，歐法走了，正在育雛的約拿難過地長哀了一聲。我開著窗戶等候歐法回來，兩天後，三月二十日，我發現約拿也不見了。兩隻才破殼幾天的鴿子必須由我養了，帶著非常難過的心情，用心地照顧小福和小樂。我用小米餵養牠們，牠們要吃，我就餵，我餵太多了，但我不知道，二十七日我發現小以受傷了，翅膀翻開裡面都是乾涸的血跡，我帶小以去看傷，順便問問醫生如何養小鴿

子，醫生說：「不能只有餵小米，要開始餵成鴿飼料，否則營養不夠。」我改成了大鴿子的飼料，我還是餵了太多，二十九日晚上我發現小福身體僵硬了，急忙送小樂去醫院開刀，深夜三點多我起床探視，小樂也走了。

失去歐法和約拿，現在，我又親手害死了小福和小樂。我獨自坐在辦公室，等待天明，我難過地不知道如何是好，自責也沒有用，如果....如果....，許多的如果可以使牠們免於死亡，但是牠們已經死了。清晨，我帶著小樂，去挖開昨夜埋好的小福的墳，把牠們放在一起，我的心悲痛極了，我對牠們說：「只要我住在這裡一天，我就會照顧公園的鴿子們。」同學小舟給我一些佛教安慰的話語，也給我一首關於天堂的歌，我知道許多事情的發生我不必攬下全部的罪過，我也知道牠們在天堂有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我還是很痛苦，只有靜靜等待時間讓這一切過去。我每天清晨到公園餵野鴿子，公園的鴿子都認識我了，牠們看見我來了，就從各處飛來，降下等我。

六口鴿子之家又淒涼起來，我讓很想回家的小以和小雅回來住，六月，居然這兩隻兄妹或姐弟的鴿子成了夫妻，牠們陸續地生蛋，每次都有兩個蛋。可是牠們大概太小，不是打破蛋，就是棄而不孵，好不容易孵出來的也不理，失去了好幾個生命之後，總算又孵出一隻，四天後我發現牠們丟下這隻小鴿子不理了。我急忙又當起鴿子裸母，我想上帝是否要我贖罪呢？我謹慎地餵了幾頓小米，少量多餐，不斷觀察，隔天我為這隻爸媽不疼的小鴿子取名「小愛」，我愛牠，上帝愛牠，希望爸媽也愛牠。感謝上帝，大概是名字取得好，隔天下午，小以和小雅開始餵牠，小愛很順利地長大，牠的毛色不像父母，也不像祖父母，全身是花的。十月底，有一隻偷進來吃東西的斑鳩被小以啄死後，我把這三隻鴿子都放在外面養，牠們經過了困難的適應期，現在似乎牠們已經習慣了外面的生活，幾乎每天牠們會回來吃東西，回來看我。2008年農曆假期後，我發現多了一隻和小愛毛色相同的鴿子，顏色比小愛暗，花紋幾乎一模一樣，看來小以和小雅能夠適應外面，也知道好好養大小孩了。

2007年我開始寫政大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鴿子與聖靈：一個《聖經》中的象徵詮釋」。從第一隻鴿子歐法2004年進入我的生活，這些年，鴿子改變了我整個生活，我喜愛鴿子，我研究鴿子，鴿子陪伴我找到生命的另一種喜樂。每當看見鴿子展翅上騰，我就想我要像一隻鴿子，那樣美，那樣沒有牽掛地翱翔於天際。

如此坦白，只願上得著榮耀。

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

欲知後事，請繼續看「中年時期 III」